

掏心姊妹

The Story Sisters

《姊姊的守護者》作者茱迪·皮考特真誠推薦
字字句句提醒我們，文字具有的神奇魔力，
助我們療癒破碎的心，緊緊連結你我與所愛。

艾麗斯·霍夫曼 Alice Hoffman ◎ 著

王娟娟 ◎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The Story Sisters

掏心姊妹

Alice Hoffman • 著
王娟娟 •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掏心姊妹／艾麗斯·霍夫曼（Alice Hoffman）著；

王娟娟譯。-- 初版。-- 臺北市：

臺灣商務, 2011. 11

面；公分。--（Voice；31）

譯自：The Story Sisters

ISBN 978-957-05-2656-1（平裝）

874.57

100020182

Part One

第一部

Follow

跟
隨

一年一回，門外總會傳來敲門聲。叩叩，然後靜止。沒人聽到，除了我。哪怕我還只是個躺在搖籃裡的嬰兒。我母親沒聽到。我父親沒聽到。妹妹們依然沉睡。只有貓咪，抬起了頭。

等我夠大時，我便前去應門。她就站在那裡。穿著灰外套的女人。她手裡握著山楂樹枝，我窗外的那株山楂。她開口，卻是我不懂的語言。一陣強風吹來，門砰地關上。我再開門，她已經不在了。

但我知道她要什麼。

我。

我聽懂了一個字：女兒。

我要母親跟我描述我出生的那一天。她說她不記得了。我問父親。他說他什麼也不知道。妹妹們年紀太小，無從理解我的來處。灰衣女人下回再來，我問她同樣的問題。我從她的表情看得出來，她知道答案。她往沼澤走去，高高的蘆葦叢生處也是河的源頭。我跑步，努力跟上。她往水裡走去，河水灰暗而渾濁。她留步等我。我毫不猶疑。我脫掉靴子。水很冷。我一下沒了頂。

四月的紐約。從她們在廣場飯店房間的窗戶望出去，一切如此明亮而青綠。史托利三姊妹同住一間房；今晚是她們外公、外婆結婚五十週年的慶祝派對。母親對她們寄予完全的信任。她們不是那種會偷開樣品酒的青少年，不會把自己搞得在走廊上醉態百出、大刺刺躺在地毯上或是醉醺醺抵著門打盹，丟盡自己和家人的臉。她們也絕不會開窗探身揮散菸味，或是對樓下無辜路人丟擲水球。她們認真而美麗，規矩而體貼。人們發現姊妹間原來流通著只有彼此能懂的語言時，大多聽得入迷。那話聲悅耳，像樂音。女孩們聊起來，像群小鳥啁啾。

三姊妹的老大伊麗莎白暱稱艾芙，年方十五。美格小她一歲，而克萊兒則剛滿十二。姊妹們同樣都有著深色的長髮與淺色的眼珠，是對比強烈的組合。艾芙是個自律甚嚴的舞者，也是眾人眼裡最漂亮的一個。也是她，一手創造了史托利姊妹的祕密世界。美格則熱愛閱讀，手不釋卷；即使上學途中也常常邊走邊讀，全神貫注得連走在熟悉的街道上都不時絆倒。克萊兒則生性勤勉善良，從不逃避分內工作。她在姊妹們睜開惺忪睡眼前便鋪好了床。她把鬆枯草、給花園澆水，還總是準時上床睡覺。三個女孩同樣獨立自信、實事求是，是所有父母都會引以為傲的模範學生。但當女孩們的母親偶然聽到她們用沒人能懂的語言熱切聊天、看到那些描繪想像國度的陌生地圖與圖形時，她總會想起雲朵，她的女孩兒們，如此遙不可及。

安妮與女孩們的父親四年前離了婚。在那個舞蛾來襲的夏天，院子裡的樹全禿了，葉子讓舞蛾幼蟲嚼得精光。沙沙的咀嚼聲在夜裡清晰可聞。銀色的蟲繭或纏網於前廊木椽間、或垂掛在停

車再開的號誌下，隨處可見。眾人都說，史托利一家注定前途多舛。艾倫是個高中校長，本來就忙。這婚是他決意要離的，婚一離成，人也不見了蹤影。他在四十七歲這年再入花叢，或許也是因為情場上這年紀的男人原本就少。突然之間，他變得奇貨可居。離婚期間第三者的身影一直都在，但沒多久便又讓新人取而代之。史托利姊妹們一直還沒見過這位第二號女朋友。雖然有這場離婚，還有隨青春期而來的那些潛藏地雷，截至目前為止，一切倒還相安無事。安妮與女兒們依然住在北角港的房子裡，女孩們的房間窗外也依然矗立著那棵巨大的山楂樹。據說，山楂樹早在長島住人之前便已經在那裡了，也是方圓幾哩內最老的樹。到了夏天，史托利家的院子總要讓個種著排排番茄的大菜圃佔去大部空間。院子中央有座石鳥浴池，格子棚架上則爬滿甜豆與顫巍巍的多刺黃瓜藤。史托利姊妹們原本可以各自擁有在一樓的小房間，卻選擇了三人同住閣樓。她們寧願捨棄私人房間，也要擁有彼此的陪伴。每回安妮隔著房門聽到姊妹們用她們的祕密語言竊竊私語，總感到自己落了單，那感覺深沉而傷人。她的大女兒常趁著夜深獨坐在山楂樹上；她說她在看星星，卻連多雲無星的夜晚也要高坐枝頭，一頭黑髮讓夜空襯得愈顯漆黑。安妮確信，那些宣稱女兒比兒子好養的人們，定是膝下無女。

今晚史托利姊妹全都穿了藍色。孔雀藍、天藍、寶藍。她們喜歡挑選顏色款式近似的衣服穿，好叫人分不清誰是誰，T恤與牛仔褲是最常見的組合，可今晚畢竟場合特殊。她們對外婆娜

姐莉雅愛慕有加；學步時期的小艾芙給外婆安了暱稱「亞嬭」，姊妹們後來也就這麼喊定了。亞嬭出身俄國，氣質高雅出眾，當年在法國愛上了女孩們的外公。羅森夫婦定居八十九街，卻保留了娜姐莉雅少女時代在巴黎瑪黑區、鄰近聖凱特琳市集廣場的公寓——在史托利姊妹眼裡，那裡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。

安妮每年總會帶著女孩們到訪一回，她們愛極了巴黎。她們夢想著那些漫漫長日，那乳白的光線與一頓頓從白晝延伸進迷濛薄暮的餐點佳餚。她們熱愛法國冰淇淋與玻璃杯裡白得泛藍的牛奶。她們研究美麗的法國女人，試著模仿她們走路的姿態、模仿她們繫絲巾的美妙方式。她們總是在春假期間抵達法國，中庭裡的栗樹正開花，滿樹飄香的白色花朵。

廣場飯店大概就是舉世第二棒的地方。安妮往女孩的房間去，看到女兒們擠在窗邊，俯瞰下方街道上的出租馬車。從某個角度看，姊妹們儼然像是女人，高挑美麗而落落大方；但在更多方面，她們卻都還是孩子，尤其是年紀較小的兩姊妹。美格說她結婚時就要坐上那樣的馬車，穿著白紗，手捧一百朵玫瑰。女孩們的祕密世界叫做阿霓爾，阿霓爾語的玫瑰叫做敏塔。安妮只聽得懂這個字。阿拉納·米·索拉·敏塔，美格這麼說，放眼望去盡是玫瑰。

「你怎麼能在這時候想那樣的事情？」艾芙指向窗外。她很易怒，尤其痛恨各種形式的虐待。「那些拉車的馬全都營養不良，」她告訴妹妹們。

艾芙愛護動物向來不遺餘力。幾年前，她發現一隻讓割草機刀鋒嚴重割傷的兔子，躺在溫斯

坦家絲絨般的草坪上流血等死。她盡全力照料挽救，可小兔子最後還是在鞋盒裡嚙下最後一口氣，身上還蓋著洋娃娃的薄毯。她後來和美格、克萊兒一起給兔子辦了葬禮，把鞋盒埋在後廊下方，但艾芙卻痛心依舊。如果我們不去照顧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動物，她對妹妹們低語道，那麼還有誰會呢？她努力身體力行。她為清晨白鴿播下種籽飼料、為流浪野貓打開鮭魚罐頭、為花園飛蛾備妥小袋糖粉。她懇求養狗，但她母親卻缺乏養寵物所需的時間與耐心。安妮無意攪亂她們的家庭生活。她一點也不想再給家裡多添一個角色，哪怕只是條梗犬或獵狗。

艾芙的藍洋裝顏色最深，深深的寶藍，讓兩個妹妹們羨慕不已。她倆嚮往姊姊的一切，忠實地追隨她的一舉一動。艾芙繼續大聲數落拉車馬匹的事，美格與克萊兒同樣義憤填膺。「牠們沒水沒食物，被迫整天拉車，就這樣被奴役到只剩一身皮包骨為止。」

「皮包骨」是艾芙最愛用的字詞之一。愛用得稍嫌過了火。她一手創造的祕密世界是個夢幻仙境，女人有翅膀、讀心術不無可能。阿霓爾擁有人類世界不能的一切。語言是多餘，背叛絕無可能。那是一個沒有人能趁人不備、也沒有人能滿口謊言的世界。你可以透視人的胸膛，從心看出來者是搗蛋妖精、世俗凡人，還是真正的英雄。你更可以從話語的彩色光圈直接辨其真偽——紅色是假，白色是真，黃色則是最邪惡的謊言。那個世界裡沒有繩索可以捆綁你，沒有鐵欄，沒有隔夜的麵包，沒有人甩門鎖門。

十一歲那年的惡夏時節，艾芙開始對妹妹們低語訴說阿霓爾的故事。那年八月酷暑，草皮都翻了黃，在那之前，夏天一直是艾芙最喜歡的季節——暑假，漫長的白日，海灣離她們在夜鶯巷的家又近在一趟腳踏車程內。但那個夏天，她只想和妹妹們關在一起，遠離一切。她們藏身母親的花園，躲在蔓生的豆藤底下，一株株番茄上全覆滿了豐厚閃亮的深綠色葉片。那年克萊兒八歲，美格十歲。小女孩渾然不知世上有惡魔，而艾芙也不忍戳破。她為妹妹們撥去髮梢的枝葉。她不會讓任何人傷害她們，最可怕的已經發生過了，而她也存活下來了。她甚至無法把發生的事化為言語，即使對事發當天在場的克萊兒也一樣。克萊兒在場，卻在艾芙堅持下隻身逃跑。

開始說故事之前，她都會要求妹妹們閉上眼睛，想像自己到了另一個世界。這不難，她說。放手讓這個世界遠離就行了。她們是讓凡人偷了來，再給安上假的家人，她們原本的魔力則讓人類以麵包、金屬、繩索等對抗精靈的符咒剝奪了去。兩個妹妹躺在花園裡，衣服讓深色的泥土弄髒了也不抱怨；不過愛乾淨的美格之後總要沖澡，用肥皂抹去身上所有污泥。在真實世界裡，艾芙透露道，釘子、紡錘、野獸、毛皮、獸爪隨處可見，恰恰就是神話故事的相反。所有美好與良善的一切只存在於另一個世界裡，沿著羊腸小徑而去，就在那黃色豬牙花叢生的樹林深處。最邪惡的惡靈隨時可能沿著夜鶯巷走來。事情就發生在那裡。

她們走在從海灣回家的路上。美格身體不舒服，留在家裡，所以那天就只有她們兩人。開車的男人要克萊兒上車，而克萊兒也照做了。她認得他，他是學校的老師。她穿著泳衣，而天色眼

看要下雨了，她於是以為他是好心要載她們一程。但還沒等艾芙也上車，男人便加速繼續前進。艾芙沿路追趕，拍打車門，要男人把妹妹放出來。男人停車，一把將艾芙也抓進了車裡。他重踩油門，一手還揪著艾芙沒放。「芮尤尼納·里，」艾芙說道。這是她第一次開口說阿霓爾語。話語彷彿受魔法驅使，神奇地出現在她腦海裡。而克萊兒竟也神奇地聽懂了。我來救你了。

在下一個停車再開號誌前，克萊兒推開車門，拔腿狂奔。

阿霓爾埋在深深的地底，需得往下走上超過一千級的台階才能到達。那裡住著三個姊妹，艾芙這麼告訴克萊兒。她們美麗而忠誠，有著淡色的眼珠和長長的黑髮。

「像我們一樣，」克萊兒總是開心地這麼應道。

如果她們專心一志，如果她們閉上眼睛，她們便總能找到回另一個世界的路。它就在院子裡的山楂樹底下，在巴黎的栗樹底下。沒有人闖得過那兩道門廊。那裡沒有人能傷害你、撕裂你，也沒有人能咒你、鎖你。一旦走下階梯通過大門，即使下雪天的真實世界地面堆了三呎積雪，地底世界依然玫瑰盛開。

艾芙的故事擄獲眾人的心，她的妹妹們更不例外。在學校的午餐時間，艾芙總是被同學們團團圍住。不過，除了對親愛的妹妹們，艾芙從不曾對外人提起阿霓爾，但這並不表示她沒有其他

故事可說。對學校的朋友，她就說凡人的故事，說那些她不願妹妹們聽到的惡魔傳說。惡魔對人下咒通常只消三個字，傷人也是拿刀劃三下。艾芙看得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，她說她擁有「超視力」。她為一起上歷史課與數學課的女孩們預言未來，嚇壞了其中一些人，卻也投另外一些人所好，挑她們想聽的話說。即使在巴黎探訪外公、外婆時，她也感得到惡魔橫行。他們在街道上徘徊尋覓，偷偷窺探熟睡的你。他們穿窗而來，一如撲火的小黑蟲。他們伸手蒙住你的嘴巴，將試圖尖叫的你壓頭入水。

每一天，自助餐廳裡圍在艾芙身邊的人都比前一天還多。她們圍著她，凝神細聽她以十足說服力訴說那些引人入勝的故事。惡魔們穿著黑色大衣，踩著厚底皮靴而來。最可怕的妖精可以將你生吞活剝。只消一吻，女孩們。只消一咬。

「不要吃麵包，」艾芙警告女孩們，她們便應聲扔掉手裡的三明治。「遠離金屬，」她低語道，那些戴著牙套的女孩們就飛奔回家哀求父母拿掉牙套。「小心繩索，」她警告道，體育課上便出現成群拒絕練習攀爬繩索的女孩，即便面對放學留校察看或去電家長的威脅都不願就範。

四年前，阿霓爾初現時那個酷熱八月的某個墨藍夜晚，女孩們趁母親就寢後又溜進了花園。她們蒙著毯子，拿來剃刀劃出傷口，三人傷口碰傷口，歃血為盟。此後的每年八月，姊妹們都要重複這樣的儀式，知情的兩人卻從不曾告知美格真正的理由。她們等到母親入睡後，才從後門悄

悄悄溜出去。頭一回，克萊兒痛得掉眼淚，艾芙拿了水果軟糖安慰她，稱讚她勇敢，說她也許是最勇敢的一個。克萊兒知道自己不是最勇敢的一個，之後卻再也沒掉淚。反倒是向來最理性的美格，提議不要再拿刀割自己，並且直言這舉動實在莫名其妙；這麼做不但有傷口感染的風險，嚴重時甚至還會導致敗血症。但惡魔強拉女孩上車那天她不在場，她並不知道為了拯救姊妹可能必須付出的代價。

「不用擔心，」艾芙說道。「我們會保護彼此。」

此刻，在廣場飯店的窗邊，姊妹們一邊擔憂著馬匹的命運，一邊聆聽艾芙娓娓講愛。阿霓爾人對凡人的愛深深不以為然。跟真正的阿霓爾熱情比起來，凡人之愛根本淡而無味、不值一哂。阿霓爾愛人為拯救所愛在所不惜，願受刀割綑綁，甘願倒臥血泊。

「如果你愛上凡人，像亞嬭與外公那樣呢？」美格聽姊姊描述愛的規則，插嘴問道。亞嬭與外公感情默契得好得常常接著說完對方還未出口的話。倒是很難想像外公被綁在樹上。

「那你一輩子注定只能當凡人了，」艾芙神色一黯，說道。

「嗯，說不定我就喜歡當凡人，」美格應道。她開始有些受夠了阿霓爾。如果真想進入另一個世界，她其實只消翻開一本小說。「我不想和惡魔為伍。」

艾芙搖搖頭。有些事，她這個務實的大妹永遠不懂。美格渾然不知人類的真面目。艾芙希望

她永遠不必知道。

至於克萊兒，她只是目不轉睛注視著下方街道。此刻她滿眼盡是那幾隻拉車馬匹突出的肋骨、嘴角的白沫，還有微跛的腳步。某晚艾芙曾教了克萊兒一段咒語，美格在樓上房裡看書，花園裡只有她倆。舞蛾之夏後，她倆便不再邀美格加入那些最私密的計畫了。那是段只有在最危急的情況下才能使用的咒語。艾芙從母親那滿布蛛網和一袋袋覆料的工具小屋裡拿來一把抹刀，用鋒利的刀邊劃過自己掌心。血滴落土。「儂·布拉瓦·姬葛，」她低語道。「芮尤納·馬林。」

我勇敢的姊妹，拯救我。

克萊兒只消開口，艾芙隨即趕到。就像可怕的那一天一樣。

「如果你在好遠的地方，聽不到我怎麼辦？」克萊兒曾這麼問道。

夜裡的花園看來如此不同。白色的飛蛾，黑色的泥土。克萊兒不願去想雜草底下可能存在的生物。她們曾看過一隻有她手掌大小的可怕怪蟲，長了一千隻腳的怪蟲。

「我會聽到的。」艾芙的手還淌著血，她卻似乎不覺得疼。「不論你在哪裡，我都會找到你。」

安妮站在廣場飯店窗邊女兒們的身後，心裡一沉。此刻她們高踞十樓，世界卻依然顯得太近。女孩們滿心只有那幾匹飽受折磨的馬。她不想女兒們知道憂愁哀傷，她想要盡可能繼續保護她們。她不是那種注定離婚的女人，可是事情還是發生了。眼前就是，她必須獨力撫養三個十多

歲的女兒。到離婚底定的前幾月、這莫名其妙的阿霓爾出現之前，她一直和女兒們十分親近。史托利姊妹們年紀再小一些的時候，安妮即使在黑暗中，也辨認得出她們的模樣。誰走進房裡，安妮光憑氣味便能分辨。克萊兒聞起來像香草，美格像蘋果。艾芙的皮膚則散發著樹葉燃燒的氣味。

宴會即將開始。她們的外公馬汀患有嚴重的心臟病，亞嬭把親友們找來歡聚一堂，就是想讓他開心。他倆在紐約與巴黎的朋友也全都趕來了。安妮和女孩們一起下樓。安妮近來有著深深的無力感，也深深懷念女兒還小的舊日時光。每當她在花園裡照料花草、聽到樓上傳來女孩們低沉倦怠的話聲時，她總會懷疑自己怎麼撐得住一切——家務、孩子，還有她在附近幾所社區學院教授的藝術史課程。她感覺自己什麼都只做到一半：半個母親，半個老師，半個女人。除了女兒們，花園是安妮唯一的成功作品。安妮的花園是北角港花園巡禮的一站，她也常受邀賣種籽給委員會成員。今年瓢蟲量非常充沛，是個好預兆。如果安妮也有味道，就該是番茄藤那種新鮮而微帶刺鼻苦味的氣味。每年春天，她總會種下至少五種原種番茄。今年的黃中帶紅的大彩虹、黑海小島來的黑色克里姆、暗粉偏紅的紫色契洛基、深櫻桃棕的契洛基巧克力、以及蘸了奶油和麵包粉油炸很好吃的綠斑馬。鄰居們常來詢問安妮園藝祕訣，但她並沒有任何祕訣。運氣好吧，她這麼回答道。純粹只是盲目的運氣。

往樓下宴會廳走去的路上，安妮注意到美格和克萊兒都塗了唇膏，艾芙則上了睫毛膏和眼